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二卷 喬彥杰一妾破家

世事紛紛難訴陳，知機端不誤終身。若論破國亡家者，盡是貪花戀色人。

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，這浙江路寧海軍，即今杭州是也。在城眾安橋北首觀音庵相近，有一個商人，姓喬名俊，字彥杰，祖貫錢塘人。自幼年喪父母，長得魁偉雄壯，好色貪淫。娶妻高氏，各年四十歲。夫妻不生得男子，只生一女，年一十八歲，小字玉秀。至親三口兒。只有一僕人，喚作賽兒。這喬俊看來有三五萬貫資本，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，往東京賣了，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賣，一年有半年不在家。

門首交賽兒開張酒店，僱一個酒大工叫做洪三，在家造酒。其妻高氏，掌管日逐出進錢鈔一應事務。不在話下。

明道二年春間，喬俊在東京賣絲已了，買了胡桃棗子等貨，船到南京上新河泊。正要行船，因風阻了，一住三日。風大，開船不得，忽見鄰船上有一美婦，生得肌膚似雪，髻挽烏雲。喬俊一見，心甚愛之，乃訪問梢工道：「你船中是甚麼客人？緣何有宅眷在內？」梢工答道：「是建康府周巡檢病故，今家小扶靈柩回山東去，這年小的婦人，乃是巡檢的小娘子。」

官人問他做甚？喬俊道：「梢工，你與我問巡檢夫人，若肯將此妾與人，我情願多與他些財禮，討此婦為妾，說得這事成，我把五兩銀子謝你。」梢工遂乃下船艙裡，去說這親事。

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這喬俊娶這個婦人為妾，直使得：

一家人口因他喪，萬貫家資指日休。

當下，梢工下船艙問老夫人道：「小人告夫人跟前，這個小娘子，肯嫁與人麼？」老夫人道：「你有甚好頭腦說他？若有人要娶他，就應承罷，只要一千貫文財禮。」梢工便說：

「鄰船上有一販棗子客人，要娶一個二娘子，特命小人來與夫人說知。」夫人便應承了。梢工回覆喬俊說：夫人肯與你了，要一千貫文財禮哩！」喬俊聽說大喜，即便開箱，取出一千貫文，便教梢工送過夫人船上去。夫人接了，說與梢工，教請喬俊過船來相見。喬俊換了衣服，逕過船來拜見夫人。夫人問明白了鄉貫姓氏，就叫侍妾近前吩咐道：「相公已死，家中兒子利害，我今作主，將你嫁與這個官人為妾，即便過喬官人船上去。寧海郡大馬頭去處，快活過了生世，你可小心伏侍，不可托大！」這婦人與喬俊拜辭了老夫人，夫人與他一個衣箱物件之類，卻送過船去。喬俊取五兩銀子謝了梢工，心中十分歡喜，乃問婦人：「你的名字，叫做甚麼？」婦人乃言：

「我叫作春香，年二十五歲。」當晚就舟中與春香同鋪而睡。

次日天晴，風息浪平，大小船隻，一齊都開。喬俊也行了五六日，早到北新關，歇船上岸。叫一乘轎子抬了春香，自隨著逕入武林門裡。來到自家門首，下了轎，打發轎子去了。

喬俊引春香入家中來。自先走入裡面，去與高氏相見，說知此事，出來引春香入去參見。高氏見了春香，焦躁起來，說：

「丈夫，你既娶來了，我難以推故。你只依我兩件事，我便容你。」喬俊道：「你且說那兩件事？」高氏啟口說出，直教喬俊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正是：

婦人之語不宜聽，割戶分門壞五倫。

勿信妻言行大道，世間男子幾多人！

當下高氏說與丈夫：「你今已娶來家，我說也自枉然了。」

只是要你與他別住，不許放在家裡！」喬俊聽得說：「這個容易，我自賃房屋一間，與他另住。」高氏又說：「自從今日為始，我再不與你做一處。家中錢本什物，首飾衣服，我自與女兒兩個受用，不許你來討。一應官司門戶等事，你自教賤婢支持，莫再來纏我，你依得麼？」喬俊沉吟了半晌，心裡道：

「欲待不依，又難過日子。罷罷！」乃言：「都依你。」高氏不語。次日早起去搬貨物行李回家，就央人賃房一間，在銅錢局前，今對貢院是也。揀個吉日，喬俊帶了周氏，點家火一應什物完備，搬將過去。住了三朝兩日，歸家走一次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半年有餘。喬俊刮取人頭帳目，及私房銀兩，還夠做本錢。收絲已完，打點家中柴米之類，吩咐周氏：「你可耐靜，我出去多只兩月便回。如有急事，可回去大娘家裡說知。」道罷，逕到家裡說與高氏：「我明日起身去後，多只兩月便回。倘有事故，你可照管周氏，看夫妻之面！」女兒道：「爹爹早回。」別了妻女，又來新住處打點，明早起程。此時是九月間，出門搭船，登途去了。

一去兩個月，周氏在家終日倚門而望，不見丈夫回來。看看又是冬景至了。某年大冷。忽一日晚彤雲密布，紛紛揚揚，下一天大雪。高氏在家思忖：「丈夫一去，因何至冬時節，只管不回？」這周氏寒冷，賽兒又病重，起身不得。乃叫洪三將些柴米炭火錢物，送與周氏。周氏見雪下得大，閉門在家哭泣。聽得敲門，只道是丈夫回來，慌忙開門，見了洪大工挑了東西進門。周氏乃問大工：「大娘、大姐一向好麼？」大工答道：「大娘見大官人不回，記掛你無盤纏，教我送柴米錢鈔與你用。」周氏見說，回言：「大工，你回家去，多多拜上大娘、大姐！」大工別了，自回家去。

次日午牌時分，周氏門首又有人敲門。周氏道：「這等大雪，又是何人敲門？」只因這人來，有分教：周氏再不能與喬俊團圓。正是：

閉門屋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
當日雪下得越大，周氏在房中向火。忽聽得有人敲門，起身開門看時，見一人頭戴破頭巾，身穿舊衣服，便問周氏道：

「娘子，喬俊在家麼？」周氏答道：「自從九月出門，還未回哩。」

那人說：「我是他里長。今來差喬俊去海寧砌江塘，做夫十日，歇二十日，又做十日。他既不在家，我替你們尋個人，你出錢僱他去做工。」周氏答道：「既如此，只憑你教人替了，我自還你工錢。」里長相別出門。

次日飯後，領一個後生，年約二十歲，與周氏相見。里長說與周氏：「此人是上海縣人，姓董名小二。自幼他父母俱喪。如今專靠與人家做工過日，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貫錢，冬夏做些衣服與他穿。我看你家裡又無人，可僱他在家走動也好。」周氏見說，心中歡喜道：「委實我家無人走動，看這人，想也是個良善本分的，工錢便依你罷了。」當下遂謝了里長，留在家裡。至次日，里長來叫去海寧做夫，周氏取些錢鈔與小二，跟著里長去了，十日回來。這小二在家裡小心謹慎，燒香掃地，件件當心。

且說喬俊在東京賣絲，與一個上廳行首沈瑞蓮來往，倒身在他家使錢，因此留戀在彼，全不管家中妻妾，只戀花門柳戶，逍遙快樂。那知家裡賽兒病了兩個餘月死了。高氏叫洪三買具棺木，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。高氏立性貞潔，自在門前賣酒，無有半點狂心。不想周氏自從安了董小二在家，倒有心看上他，有時做夫回來，熱羹熱飯搬與他吃。小二見他家無人，勤謹做活，周氏時常眉來眼去的勾引他。這小二也有心，只是不敢上前。

一日，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，周氏叫小二去買些酒果魚肉之類過年，到晚，周氏叫小二關大門，去灶上蕩一注子酒，切些肉做一盤，安排火盆，點上了燈，就擺在房內牀面前桌兒上。小二在灶前燒火，周氏輕輕的叫道：「小二，你來房裡來，將些東西去吃！」小二千不合萬不合入房內，有分教小二死無葬身之地。正是：

僮僕人家不可無，豈知撞了不良徒。

分明一段蹊蹊事，瞞著堂堂大丈夫。

此時周氏叫小二到牀前，便道：「小二，你來你來，我和你吃兩杯酒，今夜你就在我房裡睡罷。」小二道：「不敢！」周氏罵了兩三聲「蠻子」，雙手把小二抱到牀邊，挨肩而坐。便將小二扯過懷中，解開主腰兒，教他摸胸前麻團也似白奶。小二淫心蕩漾，便將周氏臉摟過來，將舌尖兒度在周氏口內，任意快樂。周氏將酒篩下，兩個吃一個交杯酒，兩人合吃五六杯。周氏道：「你要外頭歇，我在房內也是自歇，寒冷難熬。

你今無福，不依我的口。」小二跪下道：「感承娘子有心，小人亦有意多時了，只是不敢說。今日娘子抬舉小人，此恩殺身難報。」二人說罷，解衣脫帶，就做了夫妻。一夜快樂，不必說了。天明，小二先起來燒湯洗碗做飯，周氏方起，梳妝洗面罷，吃飯。正是：

少女少郎，情色相當。

卻如夫妻一般在家過活，左右鄰舍皆知此事，無人閒管。

卻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，忽一日，聽得閒人說：「周氏與小二通姦。」且信且疑，放心不下。因此教洪大工與周氏說：「且搬回家，省得兩邊家火。」周氏見洪大工來說，沉吟了半晌，勉強回答道：「既是大娘好意，今晚就將家火搬回家去。」洪大工得了言語自回家了。周氏便叫小二商量，今大娘要我搬回家去，料想違他不得，只是你卻如何？小二答道：「娘子，大娘家裡也無人，小人情願與大娘送酒走動。只是一件，不比此地，不得與娘子快樂了，不然，就今日拆散了罷。」

說罷，兩個摟抱著，哭了一回。周氏道：「你且安心，我今收拾衣箱什物，你與我挑回大娘家去，我自與大娘說，留你在家。暗時裡與我快樂。且等丈夫回來，再做計較。」小二見說，才放心歡喜。回答道：「萬望娘子用心！」當日下午收拾已了，小二先挑了箱籠來。捱到黃昏，洪大工提個燈籠接周氏。周氏取具鎖，鎖了大門，同小二回家。正是：

飛蛾撲火身須喪，蝙蝠投竿命必傾。

當時小二與周氏到家，見瞭高氏。高氏道：「你如今回到家一處住了，如何帶小二回來？何不打發他去了？」周氏道：「大娘門前無人照管，不如留他在家使喚，待等丈夫回時，打發他未遲。」高氏是個清潔的人，心中想道：「我在家中，我自照管他，有甚皂絲麻線？」遂留下教他看店，討酒罈，一應都會得。

不覺又過了數月。周氏雖和小二有情，終久不比自住之時，兩個任意取樂。一日，周氏見高氏說起小二諸事勤謹，又本分，便道：「大娘，何不將大姐招小二為婿，卻不便當？」高氏聽得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個賤人，好沒志氣！我女兒招僱工人為婿？」周氏不敢言語，吃高氏罵了三四日。高氏只倚著自身正大，全不想周氏與他通姦，故此要將女兒招他。若還思量此事，只消得打發了小二出門，後來不見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獄，滅門之事。

且說小二自三月來家，古人云：「一年長工，二年家公，三年太公。」不想喬俊一去不回，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餘，出入房室，諸事托他，便做喬家公，欺負洪三。或早或晚，見了玉秀，便將言語調戲他。不則一日，不想玉秀被這小二姦騙了。其事周氏也知，只瞞著高氏。似此又過了一月。

其時是六月半，天道大熱，玉秀在房內洗浴。高氏走入房中，看見女兒奶大，吃了一驚。待女兒穿了衣裳，叫女兒到面前問道：「你吃何人弄了身體，這奶大了？你好好實說，我便饒你！」玉秀推托不過，只得實說：「我被小二哄了。」高氏跌腳叫苦：「這事都是這小婆娘做一路，壞了我女孩兒，此事怎生是好？」欲待聲張起來，又怕嚷動人知，苦了女兒一世之事。當時沉吟了半晌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只除害了這蠻子，方才免得人知。

不覺又過了兩月。忽值八月中秋節到，高氏叫小二買些魚肉果子之物，安排家宴。當晚高氏、周氏、玉秀在後園賞月，叫洪三和小二別在一邊吃。高氏至夜三更，叫小二賞了兩大碗酒。小二不敢推辭，一飲而盡，不覺大醉，倒了。洪三也有酒，自去酒房裡睡了。這小二隻因酒醉了，中瞭高氏計策，當夜便是：

東嶽新添枉死鬼，陽間不見少年人。

當時高氏使女兒自去睡了，便與周氏說：「我只管家事買賣，那知你與這蠻子通姦。你兩個做了一路，故意教他姦了我的女兒，丈夫回來，教我怎的見他分說？我是個清清白白的人，如今討了你來，被你玷辱我的門風，如何是好！我今與你只得沒奈何，害了這蠻子性命，神不知，鬼不覺。倘丈夫回來，你與我女兒俱各免得出丑，各無事了。你可去將條索來！」周氏初時不肯，被高氏罵道：「都是你這賤人，與他通姦，因此壞了我女兒，你還戀著他？」周氏吃罵得沒奈何，只得去房裡取了麻索，遞與高氏。高氏接了，將去小二脖項下一絞。原來婦人家手軟，縛了一個更次，絞不死，小二喊起來。高氏急了，無家火在手邊，教周氏去灶前捉把劈柴斧頭，把小二腦門上一斧，腦漿流出死了。高氏與周氏商量：「好卻好了，這死屍須是今夜發落便好。」周氏道：「可叫洪三起來，將塊大石縛在屍上，馱去丟在新橋河裡水底去了，待他屍首自爛，神不知，鬼不覺。」

高氏大喜，便到酒作坊裡叫起洪大工來。大工走入後園，看見小二屍首道：「祛除了這害最好。倘留他在家，大官人回來，也有老大的口面。」周氏道：「你可趁天未明，把屍首馱去新河裡，把塊大石縛住，墜下水裡去。若到天明，倘有人問時，只說道小二偷了我家首飾物件，夜間逃走了。他家一向又無人往來的，料然沒事。」洪大工馱了屍首，高氏將燈照出門去。此時有五更時分，洪大工馱到河邊，掇塊大石，綁縛在屍首上，丟在河內，直推開在中心裡。這河有丈餘深水，當時沉下水底去了，料道永無蹤跡。洪大工回家，輕輕的關了大門。高氏與周氏各回房裡睡了。高氏雖自清潔，也欠些聰明之處，錯幹了此事。既知其情，只可好好打發了小二出門便了，千不合，萬不合，將他絞死。後來卻被人首告，打死在獄，滅門絕戶，悔之何及！

且說洪大工睡到天明，起來開了酒店，高氏依舊在門前賣酒。玉秀眼中不見了小二，也不敢問。周氏自言自語，假意道：「小二這廝無禮，偷了我首飾物件，夜間逃走了。」玉秀自在房裡，也不問他。那鄰舍也不管他家小二在與不在。高氏一時害了小二性命，疑決不下，早晚心中只恐事發，終日憂悶過日。正是：

要人知重勤學，怕人知事莫做。

卻說武林門外清湖閣邊，有個做靴的皮匠，姓陳名文，渾家程氏五娘。夫妻兩口兒，只靠做靴鞋度日。此時是十月初旬，這陳文與妻子爭論，一口氣，走入門裡滿橋邊皮市裡買皮，當日不回，次日午後也不回。程五娘心內慌起來。又過了一夜，亦不見回。獨自一個在家煩惱。將及一月，並無消息。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裡問訊，逕走皮市裡來，問賣皮店家，皆言：「一月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？莫非死在那裡了？」

有多口的道：「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？」程五娘道：「我丈夫頭戴萬字頭巾，身穿著青絹一口中。一月前說來皮市裡買皮，至今不見信息，不知何處去了？」眾人道：「你可城內各處去尋，便知音信。」程五娘謝了眾人，繞城中逢人便問。

一日，並無蹤跡。過了兩日，吃了早飯，又入城來尋問。

不端不正，走到新橋上過，正是事有湊巧，物有偶然。只見河岸上有人喧哄說道：「有個人死在河裡，身上穿領青衣服，泛起在橋下水面上。」程五娘聽得說，連忙走到河岸邊，分開人眾一看時，只見水面上漂浮一個死屍，穿著青衣服。遠遠看時，有些相像。程氏便大哭道：「丈夫緣何死在水裡？」看的人都呆了。程氏又哀告眾人：「那個伯伯，肯與奴家拽過我的丈夫屍首到岸邊，奴家認一認看。奴家自奉酒錢五十貫。」

當時有一個破落戶王青，都叫他王酒酒，專一在街市上幫閒打哄，賭騙人財。這廝是個潑皮，沒人家理他，當時也在那裡看。聽見程五娘許說五十貫酒錢，便說道：「小娘子，我與你拽過屍首，來岸邊你認看。」五娘哭道：「若得伯伯如此，深恩難報！」這王酒酒見只過往船，便跳上船去，叫道：「梢工，你可住一住，等我替這個小娘子，拽這屍首到岸邊。」當時王酒酒拽那屍首來。王酒酒認得喬家董小二的屍首，口裡不說出來，只教程氏認看。只因此起，有分教高氏一家，死於非命。正是：

鬧裡鑽頭熱處歪，遇人猛惜愛錢財。

誰知錯認屍和首，引出冤家禍患來。

此時，王酒酒在船上，將竹篙推那屍首到岸邊來。程氏看時，見頭面皮肉卻被水浸壞了，全不認得。看身上衣服卻認得，是丈夫的模樣，號號大哭，哀告王酒酒道：「煩伯伯同奴去買口棺木來盛了，卻又作計較。」王酒酒便隨程五娘，到褚堂伴作李團頭家，買了棺木，叫兩個火家來河下撈起屍首，盛於棺內，就在河岸邊存著。那時新橋下無甚人家住，每日只有船隻來往。程氏取五十貫錢，謝了王酒酒。

王酒酒得了錢，一逕走到高氏酒店門前，以買酒為名，便對高氏說：「你家緣何打死了董小二，丟在新橋河內？如今泛將起來，你道一場好笑！那裡走一個來錯認做丈夫屍首，買具棺木盛了，改日卻來埋葬。」高氏道：「王酒酒，你莫胡言亂語，我家小二，偷了首飾衣服在逃，追獲不著，那得這話！」

王酒酒道：「大娘子，你不要賴！瞞了別人，不要瞞我。你今送我些錢鈔買求我，我便任那婦人錯認了去。你若白賴不與我。我就去本府首告，叫你吃一場人命官司。」高氏聽得，便罵起來：「你這破落戶，千刀萬剮的賊，不長俊的乞丐！見我丈夫不在家，今來詐我！」王酒酒被罵，大怒而去。

能殺的婦人，到底無志氣，胡亂與他些錢鈔，也不見得弄出事來。當時高氏千不合萬不合，罵了王酒酒這一頓，被那廝走到寧海郡安撫司前，叫起屈來。安撫相公正坐廳上押文書，叫左右喚至廳下，問道：「有何屈事？」王酒酒跪在廳下，告道：「小人姓王名青，錢塘縣人，今來首告。鄰居有一喬俊，出外為商未回。其妻高氏，與妾周氏，一女玉秀，與家中一僱工人董小二有姦情。不知怎的緣故，把董小二謀死，丟在新橋河裡，如今泛起。小人去與高氏言說，反被本婦百般辱罵。他家有個酒大工，叫做洪三，敢是同心謀害的。小人不甘，因此叫屈。望相公明鏡昭察！」安撫聽罷，著外郎錄了王青口詞，押了公文，差兩個牌軍押著王青，去捉拿三人並洪三，火急到廳。當時公人逕到高氏家，捉瞭高氏、周氏、玉秀、洪三四人，關了大門，取鎖鎖了，逕到安撫司廳上。一行人跪下。

相公是蔡州人，姓黃名正大，為人奸狡，貪濫酷刑，問高氏：「你家董小二何在？」高氏道：「小二拐物在逃，不知去向。」王青道：「要知明白，只問洪三，便知分曉。」安撫遂將洪三拖翻拷打，兩腿五十黃荆，血流滿地。打熬不過，只得招道：「董小二先與周氏有姦，後搬回家，姦了玉秀。高氏知覺，恐丈夫回家，辱滅了門風，於今年八月十五日，中秋夜賞月，教小的同小二兩個在一邊吃酒，我兩個都醉了。小的怕失了事，自去酒房內睡了。到五更時分，只見高氏、周氏來酒房門邊，叫小的去後園內，只見小二屍首在地，教我速馱去丟在河內去。小的問高氏因由，高氏備將前事說道：『二人通同姦騙女兒，倘或丈夫回日，怎的是好？我今出於無奈，因是趕他不出，又怕說出此情，只得用麻索絞死了。』小的是個老實的人，說道：『看這廝忒無理，也祛除了一害。』小的便將小二屍首，馱在新橋河邊，用塊大石，縛在他身上，沉在水底下。只此便是實話。」安撫見洪三招狀明白，點指畫字。

二婦人見洪三已招，驚得魂不附體，玉秀抖做一塊。安撫叫左右將三個婦人過來供招。玉秀只得供道：「先是周氏與小二有姦。母高氏收拾回家，將奴調戲，奴不從。後來又調戲，奴又不從，將奴強拖到後園姦騙了。到八月十五日，備果吃酒賞月，母高氏先叫奴去房內睡了，並不知小二死亡之事。」安撫又問周氏：「你既與小二有姦，緣何將女孩兒壞了？你好好招承，免至受苦！」周氏兩淚交流，只得從頭一一招了。安撫又問高氏：「你緣何謀殺小二？」高氏抵賴不過，從頭招認了。

都押下牢監了。安撫俱將各人供狀立案。次日，差縣尉一人，帶領仵作行人，押瞭高氏等去新河橋下檢屍。當日鬧動城裡城外人都得知，男子婦人，挨肩擦背，不計其數，一齊來看。

正是：

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

卻說縣尉押著一行人到新橋下，打開棺木，取出屍首，檢看明白。將屍放在棺內，縣尉帶了一千人回話。董小二屍雖是斧頭打碎頂門，麻索絞痕見在。安撫叫左右將高氏等四人，各打二十下，都打得昏暈復醒，取一面長枷，將高氏枷了。周氏、玉秀、洪三俱用鐵索鎖了，押下大牢內監了。王青隨衙聽候。

且說那皮匠婦人，也知得錯認了，再也不來哭了。思量起來，一場惶恐，幾時不敢見人。這話且不說。

再說玉秀在牢中湯水不吃，次日死了。又過了兩日，周氏也死了。洪三看看病重，獄卒告知安撫，安撫令官醫醫治，不痊而死。止有高氏渾身發腫，棒瘡疼痛熬不得，飯食不吃，服藥無用，也死了。可憐不夠半個月日，四個都死在牢中。獄卒通報，知府與吏商量，喬俊久不回家，妻妾在家，謀死人命，本該償命。凶身人等俱死，具表申奏朝廷，方可決斷。不則一日，聖旨到下，開讀道：「凶身俱已身死，將家私抄紮入官。小二屍首，又無苦主親人來領，燒化了罷。」當時安撫即差吏去，打開喬俊家大門，將細軟錢物，盡數入官。燒了董小二屍首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喬俊合當窮苦，在東京沈瑞蓮家，全然不知家中事。住了兩年，財本使得一空，被虔婆常常發語道：「我女兒戀住了你，又不能接客，怎的是了？你有錢鈔，將些出來使用，無錢，你自離了我家，等我女兒接別個客人。終不成餓死了我家罷！」喬俊是個有錢過的人，今日無了錢，被虔婆趕了數次，眼中淚下，早思要回鄉，又無盤纏。那沈瑞蓮見喬俊淚下，也哭起來，道：「喬郎，是我苦了你！我有些日前攢下的零碎錢，與你些做盤纏，回去了罷。你若有心，到家取得些錢，再來走一遭。」喬俊大喜，當晚收拾了舊衣服，打了一個衣包，沈行首取出三百貫文，把與喬俊打在包內，別了虔婆，馱了衣包，手提了一條棍棒，又辭了瑞蓮，兩個流淚面別。

且說喬俊於路搭船，不則一日，來到北新關。天色晚了，便投一個相識船主人家宿歇，明早入城。那船主人見了喬俊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喬官人，你一向在那裡去了，只管不回？你家中小娘子周氏，與一個僱工人有姦。大娘子取回一家住了，卻又與你女兒有姦。我聽得人說，不知爭姦也是怎的，大娘子謀殺了僱工人，酒大工洪三將屍丟在新橋河內。有了兩個月，屍首泛將起來，被人首告在安撫司，捉了大娘子、小娘子、你女兒並酒大工洪三到官。拷打不過，只得招認，監在牢裡，受苦不過，如今四人都死了。朝廷文書下來，抄紮你家財產入官。你如今投那裡去好？」喬俊聽罷，卻似：

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來！

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晌，語言不得。那船主人排些酒飯，與喬俊吃，那裡吃得下。兩行淚珠，如雨收不住，哽咽悲啼，心下思量：「今日不想我閃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如何是好？」

翻來復去，過了一夜。次日黑早起來，辭了船主人，背了衣包，急急奔武林門來。到著自家對門一個古董店王將仕門首立了，看自家門屋，俱拆沒了，只有一片荒地。卻好王將仕開門，喬俊放下衣包，向前拜道：「老伯伯，不想小人不回，家中如此模樣！」王將仕道：「喬官人，你一向在那裡不回？」喬俊道：「只為消折了本錢，歸鄉不得，並不知家中的消息。」

王將仕邀喬俊到家中坐定，道：「賢姪聽老身說，你去後家中如此如此。」把從頭之事，一一說了，「只好笑一個皮匠婦人，因丈夫死在外邊，到來錯認了屍。卻被王酒酒那廝首告，害了你大妻、小妾、女兒並洪三到官，被打得好苦惱，受疼不過，都死在牢裡，家產都抄紮入官了。你如今那裡去好？」喬俊聽罷，兩淚如傾，辭別了王將仕。上南不是，落北又難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罷罷罷！我今年四十餘歲，兒女又無，財產妻妾俱喪了，去投誰的是好？」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，望著一湖清水便跳，投入水下而死。這喬俊一家人口，深可惜哉！

卻說王青這一日午後，同一般破落戶，在西湖上閒蕩，剛到第二橋坐下，大家商量湊錢出來，買碗酒吃。眾人道：「還勞王大哥去買，有些便宜。」只見王酒酒接錢在手，向西湖裡一撒，兩眼睜得圓溜溜，口中大罵道：「王青！那董小二姦人妻女，自取其死，與你何干？你只為詐錢不遂，害得我喬俊好苦！一門親丁四口，死無葬身之地，今日須償還我命來！」

眾人知道是喬俊附體，替他磕頭告饒。只見王青打自己巴掌約有百餘，罵不絕口，跳入湖中而死。眾人傳說此事，都道喬俊雖然好色貪淫，卻不曾害人，今受此慘禍九泉之下，怎放得王青過？這番索命，亦天理之必然也。後人有詩云：

喬俊貪淫害一門，王青毒害亦亡身。
從來好色亡家國，豈見詩書誤了人！